

鄒忠介公奏疏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二

吉水 鄒元標 著

漳江 黃道周

慈谿 馮元飈 全較

松陵 吳昌時

檇李 馬嘉植

候官 林 銓 評閱

中途患病不能赴任疏 吏部員外

臣於本年三月十八日得接邸報吏部一本

缺官事推臣補本司員外郎等因奉

聖旨、鄒元標準補原職、欽此、臣自丙戌夏、以狗  
馬瘵骨、乞恩歸里、臣至家、值郡邑水潦盈溢、  
連年疫旱、母子拮据聚首、罔非仁恩、朝夕焚  
香、共祝聖壽、至去年夏、限期已滿、臣以軀體  
羸憊、方欲再懇闕廷、爲調息計、而臣母秋盡、  
偶病沉篤、心神憂悴、百念俱灰、臣母稍愈、忽  
蒙殊恩、補臣原官、臣望闕叩頭、不勝感激、不  
勝祝謝、臣卽束裝、於四月初八日理舟赴任

不謂臣蒲柳之質、不禁摧殘、行至江西豐城  
地方、精神昏曠、痰涎上攻、飲食少進、四肢軟  
弱、尋倩醫士歐陽昭診視、僉謂臣稟素弱、須  
在家再加調理、始克有濟、臣伏自念、受

陛下特達之恩、上不能效絲粟之補、當老母桑  
榆之景、下不能徼一命之榮、不忠不孝、莫臣  
爲甚、正欲勉效職業、報荅君親、迺福緣淺薄、  
綿疴作楚、中夜念及、五內如蒸、臣萬不得已、  
敢以實情、差義男、柳孩童、冒昧奏請、伏望勅

下吏部查臣情病別無矯飾容臣在籍調理  
臣苟不一且填溝壑自今以往臣身非臣有  
也捐軀報國亦所不辭

萬曆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敷陳吏治民瘼事宜疏

吏部驗封司

臣於本年四月內、冒病具本、差義男力請、旋于五月內、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部未蒙施行、劄付催臣赴任、衆皆謂本部懸缺期年、小臣無再控之理、臣于本年七月攜家之任、舟至鄱湖、北風連月、臣昕夕展轉蘆葦中、往以驚逐游魂、辱

陛下賜之生還、鹿豕餘棕、辱

陛下召之華省、感國厚恩、頂踵莫知所報、竊伏

自惟人臣之義，或宣力，或矢謨，各有攸當。臣有一得之愚，直陳君父之前，舍已從人者，得采擇其間，人之力，皆臣力也。人已無異焉。臣故敢條吏治事宜十款，語云：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當銓臣秉公持正，百度維新之日，正嘉謨敷陳，明目達聰之始，若使臣悠悠默默，徼一時浮榮，負平生夙學，臣不忍也。又臣數載窮鄉，田耒之與居，鉏樵之與伍，熟知民間涼燠狀，臣復陳民瘼八款，夫救民疾病，譬

醫者灼艾，灼艾而不得其竅穴，受楚何益？臣似非嘗試漫言之者。蓋人臣濟世如拯溺，如救焚，衆或解頤，臣心獨苦，豈得已哉！伏願陛下勅下各部大臣，矢心天日，純心爲國，用意詳覽，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絕無一毫成心。其間儻中有窒礙處，重爲叅酌，臣因此得曉暢世務，通達國體，亦罔非仕學之地矣。干冒天威，無任隕悚。

定等則



夫辯官材品。內吏非難。外吏難。外大吏非難。外小吏難。小吏郡自同。知下縣自知。縣下是已。職遞下。明遞暗。蓋嘗論辯大吏。譬奏黃鐘大鑄。有耳者無不辯之。辯小吏。譬聽蟋蟀之鳴。非甚聽者不能審其音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釋者曰。經者比其絲而合之也。綸者析其類而分之也。絲雖衆多。千條萬緒。各自不亂。臣竊謂辯小吏亦當類此。彼小吏雖衆。吾欲起而辯之。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大

都以撫按考語爲準，顧其弊非一途矣。有考語實謬，而以夤緣得美秩者；有預知其刺，而以賄吏書洗補，移之他人者；干態萬狀，選臣執簿頭欲刺，眼欲昏，卽欲一一而坐炤之，難矣。臣愚謂宜明分爲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在外撫按，明以此註考語送部，在內選臣，明以此定陞除。考語上上者，陞上上，餘俱以次而推；中下者，陞王府發選，下上下下者，陞王府不必發。

憑此甄敘群吏以簡馭煩之要道且足以杜請謁之私絕城社之奸不然難必其無漏網之弊屈抑之嘆矣

洗法習

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人因其人以授之職斯有所憑藉臣讀典謨君臣咨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致慎也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政曰悶悶之政長者之度今

佞諛成風  
當不止此  
爲公拈出  
可資嗚嘆

則以爲罷輒矣。課有司曰：志頗自勵，守亦足  
觀。今則以爲無當矣。每一薦牘出，抽黃對白，  
駢四驪六，薦者以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  
刻。被薦者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己之深知。曰  
才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  
其人仕路之好，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  
是楊震、趙抃、挺生矣。察其人捆載，埽鄉里也。  
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寇準、傑出矣。  
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金如

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栢。古人所以頌聖賢者。今以之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長之道。

陛下尊如天日。威如雷霆。儻詰實以責後效。彼將何辭以對。諸臣恬不知畏。則諂佞風熾。雖有賢者。亦爲其所移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勅撫按。須循名責實。無得過褒。或將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冊。頒布各省。如舉業正式。

之類儻再如前虛諛定以不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儉隘風俗不淳矣

便陞轉

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維時南京兵部尚書郭應聘應聘功在兩廣兩廣言其清勵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熟其地方險易賊盜生沒民情涼燠故得措諸行事臣因嘆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

合無兩司知府於地方夙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陞擢一以本省為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其要竅而不逃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有所施爲若輕車熟路利二省驛遞往來之費利三此陞轉本省之當議也臣有說焉庚辰辛巳年間方面大吏上無重寄之望下無引決之謀多攻擊去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當矣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已久去之不

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陞之。且濫且驟。雖他日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二三人塞責。漏網者多矣。臣竊謂失之太泛。合無布政使按察使等官。許其考滿。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端方。才華卓犖。疏議畱陞擢。或生平無媿。年華浸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准致仕。中間如去畱不當。言官論掾。則退之以禮。皇路少見廓清。不至賢愚竝滯之患矣。

議久任



久任之法。自隆慶戊辰後始。宜乎宇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淒楚。大異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議也。臣請得熟數之。夫循良之吏。人與他相習。譬鳳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驚悍之吏。人與他相戾。譬鴟噉于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之心。使之欣然趨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久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爲榮。而不以久任爲辱耳。臣愚謂久任以

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二年爲准，賢者久任，使  
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然庸  
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依  
之謀，依城社而肆螫，是故久任可以藏奸，可  
以庇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墮志，不  
幾襍鴟鴞鳳凰同室乎。

重京考

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穰莠不除，嘉穀不茂，  
若以嘉穀當穰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

冬曾與計議末、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  
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  
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恥爲鄉原之行、難  
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  
千古定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陸容之  
賢能、且爲人甘心、至今載之野史、以爲冤抑、  
通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  
志道、談者皆爲諸臣冤、臣竊以爲奪一時浮  
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專心并精不朽之業、

眎世之浮榮猶一呷也是所奪諸臣者監所  
與諸臣者廣諸臣何所不樂顧近爲國體傷  
遠爲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竇正人  
君子心竊憂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  
咨訪許部院各寺糾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  
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六科屬之輪流  
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旣明重則削職輕則  
不與葬祭夫彼旣已宦成猶不爲國惜才使  
奸修之夫屈首蓬藿足以干天和而召戾氣

卽重懲不爲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時之諧衆口。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褒名德。

古先聖哲。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必贈其官。錄其後者。凡以輔翼風化。匡扶世道。關係非眇淺也。臣不暇遠舉。

陛下近日從祀二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爲熙

朝盛事，顧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謚，或旣謚而贈官未妥，或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臣得諸三人焉。故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韵字流布海內，丹東簡在列聖，開閣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闡幽謂何，故左春坊左贊善，贈光祿少卿羅洪先，少年魏科，終身退處，澹泊爲百年楷範，沉修樹來學章程，所贈非其所處尊賢謂何，故庶吉士降石城千戶所吏目鄒智，冰霜勵志，梅群好而不

辭慷慨持身，喪嶺表而不悔。一代名臣，仍其  
以吏目稱褒忠，謂何。臣愚謂解縉宜贈美謚，  
羅洪先宜贈禮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此  
清朝鉅典，而有待于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  
三人焉，故左春坊左中允張元忭，臣雖未面  
心實嚮往，不欲以一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  
期。歷官居鄉，行誼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也。  
齋志以沒識者恨之。臣愚謂宜贈謚，以爲不  
媿科名者勸。故尚寶司少卿兼監察御史徐

貞明政存口碑。風高瑣闥。欲爲國家奠粒食  
之原。櫛風沐雨。廟宿野處。苦身勞力。焦唇乾  
肺。功未成。竟齎恨以沒。所謂以死勤事者。非  
耶。臣愚謂宜贈官以爲許。身國家者。勸原任  
尚寶司少卿孟秋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慄慄  
真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時。必爲原憲之儔。  
其在今日。亦恢恢乎得斯道之大端矣。臣愚  
謂宜贈官以爲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人  
或以功未垂成爲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



工部郎中羅用敬。淮上之功。與貞明巡行阡陌。勞逸不同。人品才諳。當亦有別。用敬以郎署得贈太僕少卿。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妙也。袞贈係驗封司職掌。在官言官。匪敢哆譚。

慎撫臣

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大臣出理重事。畱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填撫方夏。飭誌疆

覘規情弊  
北出一盤

徼挈戴豈不至隆重哉。顧仁者惠綬黎氓，智者洗剔弊竇，能者肅敘憲紀。雖各擅所長，均不失爲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生民利病，內惟媚津要爲事，書郵饋遺，絡繹不絕。外惟充囊橐爲計，查盤批詞，四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某有氣力，不可撼搖，陰爲諛詞，結之。郡邑不問其賢否，某係進士，已經數薦，多方結納，權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間有劾者，不過曾經考察通判科貢出身，陞王官數人。

而已。又暴者裝飾軍功。庸者引領陞除。

陛下設官之意固爾耶。臣愚謂爲一省擇百郡

邑之良。不如爲一省擇百郡邑之長。百郡邑

之長賢。聞風知畏。攬轡瞻落。狐鼠自爾潛消

矣。夫官至巡撫。其歷官多年。或自科道出者。

建白可稽也。或自郎署藩臬出者。履歷可驗

也。果獨立朝端。一無所倚乎。亦徇盜之流乎。

果循循雅飭。歷有成績乎。亦庸庸竊祿。無一

善狀乎。不知其人。則爲不明。知其人而用之。

开井有條

則爲不公。無一可者也。臣愚謂自今以往宜令諸大臣各保薦一二人。時亂則先揮霍。時平則右介靜。積衰之後則首精明。整理之餘宜尚渾厚。無概以生事者當之。倘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皆得反坐。故當時治化隆茂。田里亡愁嘆之聲。今獨不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莫安宗社之要務也。惟

陛下畱意。臣竊有慨焉。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

字進之門  
何日始杜

獨月夕公書正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也。往者習尚相沿積弊難挽。親當事親者進。故當事故者進。親故進。親故之親故又進。非親非故。呈身取憐。昏夜乞哀者進。一人當庖百人染指。一夫開徑千夫爭趨。所以然者下焉者賄。上焉者情。賄者十不一二。情者十而八矣。或門生。或故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面交。或舊治。此輩日感恩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良

寫出小人  
情態如畫  
痛快痛快

轉語以示  
激勸

心。炯。炯。夜。半。必。薄。其。非。端。士。矣。曰。奴。顏。婢。膝。  
吾。之。前。不。知。此。輩。口。軟。足。滑。軸。移。機。轉。雲。消。  
雨。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爲。情。歿。法。爲。情。虧。國。  
家。名。器。爲。情。褻。試。看。二。三。十。年。前。列。大。官。博。  
顯。位。歸。而。語。鄉。里。對。妻。子。曰。誰。之。力。乎。懼。人。  
之。扼。其。短。反。從。而。怨。詈。之。叛。背。之。矣。又。回。看。  
二。三。十。年。後。扶。世。道。維。名。教。果。以。名。位。爲。軒。  
輊。乎。果。此。輩。瑣。瑣。之。流。乎。嗟。乎。當。局。者。逃。旁。  
觀。者。醒。胸。中。皂。白。誰。不。了。了。特。逃。不。覺。耳。自。

非洞千古之眸。堅冰霜之腸者。未易破此坑  
窞。握進退之柄者。臣言可以深長思矣。臣之  
言稍可以回狂瀾。終身犯衆怒。群猜。稿心泉  
石。所樂爲也。

搜遺逸

人臣孰不欲析圭擔爵。榮祖考光來裔。顧汲  
汲有託而逃焉者。上焉者潛心性命之精。次  
則殫精細素之業。又次則與時齟齬。全身遠  
害。均之以逸稱也。彼其剗巖而廬。據石而瞑。

豈非甘采苓之適。遠矰繳之危哉。顧風俗不美。莫甚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獎恬愉之士。今恬愉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一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宜詳查明。有請告過期不出。年齡清茂者。促之赴任。有壯年乞休。矢志溝壑。有曾經言事。削職爲民者。量爲酌用。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意在憐才。而無有一毫成心其間。此熙朝之盛事也。臣請畢其說。爵祿富貴。夫之所不靳。聰明才智。天之所不輕。



昇。蓋百人中而得一焉。用才者宜體上天生才之意。國家得才之難之故矣。臣讀詩至白駒之章。未嘗不嘆當時之輕於棄才。讀標梅之章。又未嘗不嘆用才者之貴及時也。

聖朝彌天置羅。休休乎如天之無所不容。無令空谷有白駒之嘆。庶士有求我之嗟。臣願拭目。

### 審邊臣

邊臣者。下而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真材。

一字不誣

朝廷不負  
邊臣  
何意不思

鎖鑰攸托。徒冒虛聲。邊釁彌叢。臣嘗察今之  
邊道矣。引疆超乘。鷹鷲電擊者。固有。亦有庸  
懦之流。未覩韜鈴何物。近惟奉巡撫。願指惟  
其東西。不敢違越。內惟媚津要奧。援四時起  
居。如奉祖考。虜至閉關。括金錢。縱所欲而去。  
虜退閉閣。上功狀。邀上賞。不數年。巡撫矣。又  
嘗察今之巡撫矣。無異前邊道所爲。稍揮霍  
者。飭以文墨。矜以宏議。間有微捷。張煌功。伐  
以覲殊旌。不數年。總督矣。官保矣。家贏金錢。

報效

今日正當  
用此法

世襲緹騎。後邊事大壞。而不可支。彼且付之罔聞矣。然此輩非秘謀。嘗不得而至焉。臣愚謂當審其閥閱。其陞邊道。以曾任兵科。或職方邊郎。或曾任邊郡縣。熟知夷情者。陞巡撫。非歷邊疆久。功伐高。不得遽陞。不然是視塞上爲終南。抱壅腫之軀。掀青黃之髯者。乃縮金玉之梯階也。此輩何利何幸。而列十三省方面。多碌碌以去。諸臣亦何不幸哉。

恤遠臣

荒烟滿地  
天遠聽高

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  
物埒中土俸餼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  
貴州僻在亥步窮處黃茅嵐氛猿獠爲伍士  
人聞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旣赴鬱鬱歿者臣  
請備言其艱辛之狀臣往見都勻一驛丞南  
京人也懸鶉百結乞食道歿又有麻哈等州  
衙齋荒蕪舉目淒涼而獨山知州吳譽聞者  
文學吏事亦自名家夜篝燈同妻子守孤印  
皆含冤被論去視諸臣餘可知矣臣每撫膺

慷慨淋漓  
如泣如訴

太息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忍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  
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歎。今之情，豈  
異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  
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  
陞或選，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  
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  
其陞遷，眎他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  
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

信也。臣又惟官有大小，圓首方趾，秉靈含知，與大臣無異。在爲大臣者，體恤之否耳。臣在部，每見倉官來考滿者，列東西廊，幾數百人，有龍鐘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間欲微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污澤，則污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

爲害小而  
受禍深矣  
在散吏無  
非借以示  
公已

御忠公奏疏

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爲之寬乎臣愚謂倉官陞選一以本省爲主考滿固不容廢然旣經院道查核領文赴部不知可停止否儻可停止閱其考語優者推陞餘因其年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簡將考滿時若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巡簡有功固當優擢卽無功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間擢一二

秤頭之弊  
過不在有  
司是欲一  
洗其源矣

一以爲生事者戒，一以爲安靜者勸，  
秤頭之苦。

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申，節厯

明旨，不可息者，曷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  
搯吏治之權在兩院，今搯吏治之權半兩院，  
半在內矣。一讐忌之口得而簧鼓之矣。有卦  
心恬約，無所攀援，人稱其賢乎？昔評賢否在  
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在過客，士夫過客不  
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爲毀譽，以故有司竭意



傾承折席下程分若固有止博一揖而已果  
盡入囊橐乎堯舜生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  
不惡時當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  
取曾有考滿朝覲而不通京貴乎既示以多  
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  
原也且布政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一副小  
民有未識法馬何狀者又曾經庫書庫吏糧  
科等役廣置膏腴新進書生爲其所愚臣再  
曰可原也今欲息小民秤頭之苦請寬苛察

之門。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士夫爲的。據吏部定行取。不必以詢謀僉同爲去畱。一以兩院爲主。叅以吏科河南道議論。餘不必遍與。如行取不當。是吏部過聽兩院。兩院之不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辭。或曰行取不必六科十三道詢訪。似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臣之責。內而糾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其法馬仍乞勅下戶部。示布政司。每縣須發十副。令小民得知趨向。兩院課吏治。以此爲

卷五  
捺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得息肩。不然如蠶食桑。不盡不止。

虛糧之苦。

小民歿徙他鄉。笑獨攀號無從。莫甚虛糧。臣竊伏巖谷。再三籌度。有可爲小民息肩。而不必於清丈者。請爲

陛下陳之。往丈田役興。蓋欲爲小民息肩。而小民未必得所。豪家反受其益。何者。豪家勢多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不盡丈其田。

且以餘糧送入其戶。臣嘗有言丈田之法。縮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覩其全利也。夫身之病。必有所繇起。糧之虛。必有所繇來。知此而民貧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緩於恤後。則有減賦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責令富戶收回。此一策也。有水推沙塞。昔成膏腴。今成蒿萊者矣。未此塞。則彼通。此荒。則彼開。有司察其開墾。令起新科。亦足以抵水推沙塞之數。此又一策也。嗟乎。非實有家矢。

下子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勅兩院大吏。畱意耳。惟司國計者長講。

繇票之苦。

繇票者。戶部所頒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曰。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并入吏胥之手矣。臣往聞有欲爲一

郡造福者聞則例至皆歛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繇票得副使鄭汝璽而一省造福渠嘆服不置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非無徼拔於上者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已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弊坐以不職之罪

積荒之苦

臣讀孔軻氏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  
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爲此。或危詞動時  
君之聽。乃今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述其詳  
耳。埜廟荒齋。柳岸長堤。一日報歿數千人者。  
賴

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蒸日上。厚卒不足以回天  
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省今年四月不  
雨。民稍有早獲。無秋收矣。長此遭窮。若一一

懇

陛下發內帑以濟內帑有限一一緩常賦以濟常賦不可闕一一勸借富民富民皮骨且盡此三者不可常恃臣聞古無常豐之歲有常豐之政何者積之豫也臣再三審思除各縣各鄉多建社倉雖有管葛不能濟矣今各郡縣止一二倉有司每以積穀爲苦者何哉罰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爲之下者以倉屬上司日查月稽時問罪贖亦稱不便今欲建無



窮之計。臣竊謂宜勅下戶部。行各省從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建一倉。或鄉濶建二倉。或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畱贖。或助爲買穀。張本。或冠帶尚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各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年如何而收。如何而散。或年不甚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兩院提郡邑。如父之顧子。郡邑提各鄉。如子之殖家。不三年且有成矣。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

學盡至此  
足見體國  
苦心

在人真心何如耳。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真心。若有真心。何事不可爲。不然。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

科場之苦

陛下痛往年科場之弊。特差翰林科部。一旦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之耳目。而不可以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

御用方公奏疏  
一  
陛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  
奉經過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又不貲矣  
此皆民之膏脂

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其弊當革當時止一二  
作俑餘俱廩廩可查若以臺臣難託地方彈  
壓更有大於此者

陛下且付之矣昔巡邊止數科臣耳

陛下亦以惜費省事爲言今一年且二十餘人  
矣臣以爲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浪費杜爭競

私意甚盛舉也。儻臺臣徇私不公。處以窮極。更復何辭。諸臣挾挾藻蜚英之時名。懷以人事君之熱念。必以臣言爲無當。臣請折之曰。人貴自樹耳。一切桃李皆塵世艷目。過而不畱。臣昔親覩座至。身冒不韙。門生惟恐汚其身。而反晉之者。又有忘其姓名者。此非所稱門生者哉。已可以爲松與栢。顧欣羨穠桃李。天李何左也。

積疫之苦。

今之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濕邪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八千有餘、藁葬、餘有主者可知已、臣邑月一城門出五百人、他邑又可知已、臣以爲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強村巨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廓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

死。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疫與大兵。修短不可以言命。雖然。握宇宙元元之命者在。

陛下陛下。往聞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濟。小民焚香額天。共祝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民。所施有限。臣愚謂宜勅各處撫按。每縣于歲編內。編派濟疫銀一欸。一縣或二百兩。或四百兩。每石糧不過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醫在各處施藥。年年如是。活一人。得一人。活一方。得一方。不然。與

饑民均死耳。至各處名醫亦宜搜訪起送赴部聽用。有便民濟疫全書亦願廣布民間。以溥聖惠。以度群生。此非臣之迂談也。宋有惠民局。我

祖宗有醫學科。今特一振舉之耳。

清軍之苦。

今國家軍伍空虛。勾單時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單至邑。清軍廳視爲奇貨。票發各里役。不得賄不止。又司事者陰藏原籍。故爲裝

陷無爲有、虛爲實、逐都逐圖、名曰挨、無不厭  
其欲不止、一軍起解、各里甲歛金錢作長短  
費、本軍至衛、掌印以下、鎮撫以上、不罄所攜  
不止、旣著伍、復得錢縱之歸、何者、遊民頂役  
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損小民、明矣  
臣聞謀國者云、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補、招  
補一名、明書原軍名下、卽與豁除老軍之數  
炤詳知會、欲除里甲妄勾之苦、在十年一刊  
定軍冊、如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



存一冊、儻有清勾、有無虛實、炤冊施行、雖有  
黠猾、不能爲民害矣、惟

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二省、原無驛夫、以軍爲  
夫、道里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幫貼數名、  
始得成役、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  
不過數斗、亦良慘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  
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  
此其故不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  
時、一洗民間清勾之夙弊、至雲貴以軍代夫、

合無行彼處撫按官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遠寧邇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

驛遞之苦

諸臣條驛遞事宜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京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

陛下縱欲查考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官俸有盈餘

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需之珥筆秉憲。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古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護送。量給薪米。是已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各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例

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官，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則於所領勘合上，養病則於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蠹，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雲貴廣西小吏

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正其時。不然。卽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矣。伏乞謀國者從長而計議焉。

萬曆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附戶部覆本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石星等謹題爲敷陳吏治民瘼事宜懇乞及時修舉以隆治安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吏部驗封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摘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吏部驗封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條陳秤頭虛糧繇票積荒之

苦四事、議欲查革設處、蓋緣本官家居之時、目擊吏治日敝、民生日困、多繇前弊所致、與臣等聞見、似亦有同、相應開列前件、酌議覆請、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省、直撫按衙門、一體欽遵、着實舉行等因、萬曆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一秤頭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有司加收

秤頭、交通士夫過客、希圖廣譽、爲行取之地、議要行取、不必盡憑六科十三道、只以撫按吏科河南道爲主、仍要布政司每縣降發法馬十副、使小民得知趨向、撫按課吏治以操守爲第一義、一節、除行取事係吏部、不覆外、爲炤秤頭之弊、節經諸臣建議、本部題覆、不啻再三、卽今有司、潔已愛民、出納無染者固、有、而扣取羨餘、結交營私者實多、此而不察、損國家之元氣、竭百姓之脂膏、恒必繇之矣、



部臣鄒元標目擊時艱條議及此深爲接本  
之論所據多降公平法馬於各府州縣令小  
民知所趨向貪吏無容染指相應依議合移  
咨各省直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  
御史通行直隸府分將公平法馬各州縣每  
降二副浙江等各布政司降各府州縣各二  
副仍曉諭小民凡徵收錢糧皆以公平法馬  
爲準其起解至司府亦以原降法馬秤兌併  
不許分外毫釐多取違者坐以贓論至於各

該撫按課吏治，必以撻守清濁爲殿最，不得過聽交結浮譽，以開剝卜自利之門，其不然者，許科道有聞指名參究，伏乞

聖裁。

一虛糧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往時丈田縮此伸彼，利東害西，小民未得其所，豪家反受其益，議要有司嚴行稽覈，收回餘糧，及清查新墾之田，以抵坍塞之數，各一節，爲炤我

國家之制有田必有賦有賦必有額損則虧  
國儲加則害民生故田糧飛詭者必懲之以  
法而水坍沙塞者必查實開豁也嘉隆以來  
虛糧本多奸豪有不賦之田良民包額外之  
糧自萬曆十年節經諸臣建議通行清丈賦  
稅已歸正額田地已得實數今部臣鄒元標  
以往時丈田有將餘糧送入豪勢之戶小民  
尚受虛糧之苦條議及此必有真見至于各  
處沿江邊海地方桑田滄海變遷靡定有昔

係膏腴。而今爲艸莽。有昔爲深澤。而今爲丘陵者。適今正當大造之期。合無咨行各省直撫按。督行司府州縣各掌印正官。諭令各屬官民人等。凡假以坍江事故爲名。飛派各戶。以致有田而無糧。及糧多而田少者。許首告。查覈明的。歸還原主。許貫其重罪。如有新漲沙洲。居民曾經開墾而未起科。及荒蕪未墾者。責令軍民人等開墾佈種。通炤例起科。或補水壅之數。或增稅以充裕國儲。軍民兩有

攸賴矣。伏乞

聖裁、

一 繇票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繇票、戶部所頒徵輸則例、其例本一、今各郡邑有異、議要糧儲道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一節、爲炤繇票之說、蓋以便輸納、杜加派、欲百姓無偏重之累、法至善也、案查先于本年七月內、該科臣張

貞觀條議催徵五弊本部覆議通行各省直  
撫按轉行所屬司府州縣今後催徵務將每  
年額派稅糧備細開載赤曆仍每戶各給繇  
票一張與赤曆相同如人戶納過數目卽於  
赤曆中填註某年月日收銀若干給付收票  
以杜侵欺等因覆奉欽依通行在卷今部臣  
鄒元標復議及此查與前議相合相應再行  
申飭合無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  
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通行糧儲道嚴督府州

縣掌印官務炤原題事理、每年將額派稅糧等項數目、備細開載錄帖、用印鈐蓋、亡論城鄉小戶、各給一張、使其得以炤數輸納、永杜加額偏重之弊、仍不時嚴行稽查、如有里糧人等、額外加增蠹民等弊、重加究治、若有司視爲故習、虛文塞責者、撫按司道、卽坐以不職之罪、叅究伏乞

聖裁、

一積荒之苦、

前件臣等看得部臣鄒元標條陳積荒之年  
流離餓莩轉死溝壑賑貸莫及深可憫惜議  
要多建社倉將撫按所畱罰贖或助爲買穀  
張本或冠帶尚義并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  
追榮祖父者各聽納穀若干預爲積貯各一  
節爲炤有備之國凶歲不能爲之災故今制  
有社穀之設所當預圖不可少緩者也案查  
先該科臣吳之佳條陳議復社倉之制要民  
各自爲積擇里中賢者主其事官不爲擾近



該科臣劉弘賢條議廣積穀一欵本部覆議將撫按畱賑二分并庫貯堪動各諸無碍官銀趁時糴買貯倉仍查所屬境內果有尚義損費以致社倉充盈足備緩急者卽行奏表以示風勸如里社無好義之家有司非可委之人勿得借名攤派致滋煩擾等因俱經題奉欽依通行訖又查得萬曆十四年題准義民輸粟事例八百石以上列名具奏動支官銀叁拾兩自行建坊旌表係白衣者仍給與

冠帶百石以上、給與冠帶、百石以下、至五十石、給與尚義牌扁、各量免本身差役、有司不得濫行差委、等因在卷、今部臣鄒元標條議冠帶尚義生員監生吏典富民輸穀要行從長酌議、誠思患預防之計、且查與前議相合、相應再行申飭、合無通行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督率有司、查每州縣幾社幾鄉、炤社鄉大小、每社鄉各建一倉、或二倉、除將畱賑二分贓罰、併堪動

銀兩乘果穀賤糴買以實社倉外仍遍示通衢勸諭如有尚義生員監生吏典富民人等願輸粟備賑者有司卽行開報撫按炤依萬曆十四年題准事例從實奏聞以輸粟之多寡爲旌表之高下但當聽從民便不必一概強行如有司假以勸諭爲名科派害民陽爲備賑陰滋囊橐者撫按司道訪實指名叅究至於出陳易新當倣常平之法穀貴則減價以糴穀賤則增價以糴仍因時歛散勿致滯

爛各該有司果是真心惠民荒歛有恃者撫  
按從實奏請陞用再炤積荒之後必有災疫  
如今年安慶廬州等府死亡過半尤當加意  
軫恤此後各省直有遇重大災疫許令各府  
州縣作速申文合于撫按卽許便宜動支社  
倉積穀及本部事例義輸等銀病者或給衣  
食或買藥餌拯救死者或買棺木或設義塚  
殯埋事完通將用過錢穀救過災民實數具  
本奏聞青冊送部本部查果救濟有實效錢

編忠介公奏疏

糧無虛破者將各司府州縣等官特行薦舉  
紀錄優敘其撫按請旨簡擢仍乞特著爲令  
永遠遵行伏乞

聖裁

小臣獻忠疏 吏部主事

臣聞明主不以言之繁瑣而忘聽納。蓋臣不  
以身之疏逖而忘規誨。大言小言。罔有成心。  
當可而聽者。明主包荒之大度也。或遠或近。  
不避嫌疑。芹曝畢獻者。人臣報國之急務也。  
臣丙戌夏。遠闕廷。雖巖居川游。聞

陛下勵精圖治。喜見顏色。自今春迄于夏秋。聞  
陛下朝儀久曠。群臣莫覲天顏。章奏動至畱中。  
近雖勉從輔臣之請。殊非昔時勤政景象。臣

陳忠  
欲陳忠

陛下之日久矣。念抱疴巖岫。恐來干澤之譏。遙望九重。徒切杞憂。茲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復錄用臣。誼不容默。臣聞陛下之不視朝。或少從進言者。以

肅皇帝晚年故事爲言。竊以爲非也。臣未及事肅皇帝。長老道

肅皇帝早年臨御。宵旰勤劬。庶務畢舉。威命在手。羣工震懾。當其時。家給人足。邊鄙不聳。特

止此數語  
足屢憂虞  
矣

晚年偶倦于勤耳。然晚年御批御劄。或一時  
數下。或一事數下。故卒能嘉靖殷邦。然不視  
朝一事。

肅皇帝晚年亦且悔之。今天下何等時也。埃塵  
相接。饑饉載道。馬市未可盡恃。外帑所在空  
虛。

陛下晝日三接。猶懼不足以登上理。以

肅皇帝故事進言者。非愚則諛。夫五帝三王。兢  
業致治。載在典謨。



二祖

列宗。憂勤裕後。載在國史。臣無暇贅。臣請頌

陛下。臣爲給事時。憶拜舞完。霜霰交侵。月光冉冉。墮衣裾也。臣私語曰。此何異

孝宗朝景象。又

陛下因陝西道御史董子行疏。召二三大臣商確。時工部尚書石星。任都察院。紀召對盛典。一通。寄臣畱都。畱都爭相傳頌。以爲

熙朝盛際。又

追思往昔  
美不忘規

匡衡抗疏  
中壘陳書  
真誠懇到  
不覺其言  
諄諄使人  
讀之惟恐  
其盡

陛下初臨御時。年才十齡。朝講日親。山谷傳頌。  
中國聖人。卽古帝王。亦何多讓。今聖齡方壯。  
遽違前志。臣竊痛之。千金之子。一日不出里。  
閭。臧獲有。跳梁之患。百里之吏。一日不坐堂。  
皇。吏胥有舞文之患。萬國萬姓。係

陛下爲安危者。何止一家一邑。窮奇饕餮之徒。  
懷奸以伺。

陛下者。何止臧獲吏胥已也。一日不朝。則堂陛。  
情隔。堂陛情隔。則忠良謀阻。忠良謀阻。國事

有不可知矣。臣誠願

陛下味孔氏一貫之訓。翫孟氏九仞之譏。取魏  
徵十漸之疏。畱神詳覽。臣不勝大幸。如玉體  
未充。神情未暢。講學一事。養德養身切務。乃  
者日講亦廢。經年玉軸牙籤。竟成塵積。廣廈  
細旃之上。無儒臣之跡久矣。是經史爲贅疣。  
而講讀爲虛設也。夫聖經奧深。史義蔓衍。或  
陛下所熟聽。臣聞諸子之學。入聖之津梁也。如  
宋儒周敦頤之太極圖。闡陰陽動靜之機。發

學問淵源  
疏中流出

至靜立極之旨。程顥之定性書。謂性無內外。謂學先識仁。張載之西銘訂頑。朱熹之正心誠意。陸九淵之學在先立其大。真足以滌性靈。見聖真。不知儒臣曾以是進講否。昔張元頑講太極圖諸書。

敬皇帝欣然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今儒臣中。豈無續濂洛之旨。如張元頑輩在。鼓宮宮應。鼓商商應。惟

陛下用耳。夫人之常情。遇燕安。幽僻。則肆。遇大

醇儒之言  
可銘講席  
之上永作  
箴規

廷廣衆則肅。遇正人端士則難親。遇便辟使  
令則易就。人之精神以肅而缺。以肆而放。以  
正人端士而聞苦口之言。以便辟使令而受  
壅蔽之害。此不可不爲之長慮也。夫使

陛下日親講讀。而聖躬不泰。聖懷不暢。臣請甘  
伏欺罔之誅。臣願

陛下畱意。臣又聞太子天下之本。重太子所以  
重宗社也。故

宣宗三年卽立

英宗爲皇太子。

憲宗十一年卽立。

孝宗爲皇太子。

孝宗五年卽立。

武宗爲皇太子。豈爲是私憂過計哉。誠見儲位不可久。虛國是不可久。搖人情不可久。違爲根本計耳。考

列宗立時。維

孝宗年六歲。

皇太子睿齡日增無論眎

英宗

武宗之少者已踰其數卽眎

孝宗之六歲亦已加之矣庶民之家欲其子之固門戶。世世勿替。則必爲之延明師。良友。以培其德。矧太子將來宗社所攸託者。今宮中保護不知有幾。覃吉輩臣竊謂宜令出而與諸儒臣日相親也。先是

陛下允諸臣之請。亦既有年。而未聞渙德音。頒

善解通彙  
無邪亟求  
冊立

明詔筮日舉行。臣知其故矣。蓋諸臣之請。或在潞王未封之先。故未能亮。

陛下同氣之愛。或在潞王同封之年。未能亮。陛下慎重之意。臣讀易至玉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又曰。震東方也。未嘗不躍。然曰。此先聖之格言。而後世建儲之龜鑑乎。明年孟春。爲歲之首。歲復建卯。卯屬東方。天人之協謀。莫此爲吉。願

陛下召公侯駙馬伯。閣部九卿科道諸臣。勿謂



小臣無足重輕，如臣言果有根據，明春果係  
上吉，早賜冊立，內消悠悠之口，外慰喁喁之  
衷，禮達分定，名正言順，鞏皇圖于萬年，祝聖  
壽于無疆，臣退臥艸莽，實有餘榮，臣自入仕  
籍，浮名爲累，方欲退藏于密，官列郎署，始願  
不及，媿無寸展于時，臣毫無所爲，天日可鑒，  
惟是受

陛下特達之恩，懷犬馬報主之誠，故冒病上陳

惟

惟懼不得  
獻納公亦  
無可奈何  
已

陛下哀臣滿腔血誠。憐臣半生苦跡。寬斧鉞之  
嚴誅。來小臣之深計。臣無任瞻依懇禱。悚懼  
之至。

乞改南疏

吏部主事

臣以江南陋品，獲牘餘生，荷

陛下過聽諸臣之請，錄用愚臣。臣於五月專差  
義男懇疏，而本部尚書宋纁劄付催臣赴任。  
臣習君命不俟駕之義，遵小臣無屢控之禮。  
體閣部臺諫連疏推轂之誠，念銓曹劇司懸  
缺期年之久，瞻戀清時，幡然就道。臣於本年  
十月二十日到任。臣原未奉母同來，擬暫隨  
班行。明春為乞南計，不謂臣體質脆弱，先是

舟過淮安，偶爾一跌，血岑岑被面，肩左成一痕，馬上迎風，頭骨如刺，醫者云：北地風高氣寒，須靜攝數月，始得全復。若在南方，不藥而愈。臣復思數年依母朝夕，拜違母時，母雙淚如雨，呼臣曰：阿兒行耶？臣執臣母袖曰：行當請南，同母朝夕耳。臣兄從旁決曰：若南老人可來，爾亦可無萬里憂。母顏稍解。臣近迫病體，遠思親言，真不能頃刻安者。臣籛羽鶴班，纔滿一月，何忍怒怒言去。進退左右，惟上

所命何敢悻悻求去。顧內有攻心，勢難從事。維南與北，悉皆王臣。臣所以不得不哀鳴君父之前。臣查得本年十一月內刑部郎中陸長庚懇恩改南。臣事體與長庚同，伏乞勅下吏部查南部屬有相因員缺，容臣奉母供職。臣子之道兩全，忠孝之願不違。北望闕廷，曷

勝祝願。

時已具疏聞部中疏催及科道疏催暫止卽得命矣

乞回籍疏

南刑部添註主事

臣萬曆十四年、以吏部驗封司署員外郎事、  
主事、具奏給假回籍養病、十八年起補前職、  
本年因前病未愈、具疏再告、該部未允覆行、  
臣隨卽赴任、是時臣以急於趨承、未得將母、  
及到任一月餘、正己具疏、將再請間、蒙恩調、  
臣南京刑部、臣欣聞新命、實協前情、謹遵憑、  
限於次年四月十一日到任、臣仰荷恩慈、微、  
祿數載、臣母康健、實切感戴、臣卽捐糜、其何、

能報乃自到任至今年四月內實歷俸三年  
召例考滿以南京部院考覈給文赴部臣卽  
日束裝自南京送母還鄉尅日赴部行至豐  
城地方緣臣體質憊弱年來偶嬰滯疾因還  
家親戚踵至接應稍煩舊病頓發吐痰每至  
數升頭目眩暈左手酸軟精神恍惚志意灰  
頹延醫袁壽等調治咸謂必須靜攝庶可望  
痊非歲月間能保無恙臣聞言不覺泪下臣  
登第十有七年臣母已踰七望八風燭之年

朝夕難保，誠欲赴部僥倖復職，喜沾一命，報  
母劬勞。竟以狗馬殘軀，力不能強，仰負君親。  
寢食不寧。臣查得萬曆十四年，南京兵部給  
繇職方清吏司員外郎薛士彥，中途告病，蒙  
吏部覆准回籍。臣事體與士彥相同，而臣病  
勢尤過之。謹瀝陳具疏，伏乞天恩，勅下吏部  
容臣回籍調理。臣得息黔補劓，倘係餘生，圖  
効犬馬，猶有日也。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奉



舞  
足  
分  
公  
身  
正

聖旨吏部知道

附吏部覆本

吏部爲給繇中途患病危篤懇乞天恩俯容  
回籍調理以延殘喘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  
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  
到部看得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註署員  
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稱給繇中途患病危  
篤乞要回籍調理一節爲炤本官立志惟聖

賢是期處身以世道爲任。凡在人倫莫不相  
與喁喁。望其柄用。乃者考滿給繇。中途偶疾。  
輒欲乞歸。似難聽允。恭候命下。行令本官沿  
途調理。前來赴部等因。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二十三日。本部署部事左侍郎蔡 等具題  
本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

懇乞休致疏

南刑部

臣以考滿給劄赴部，臣偶感疾病，曾控微忱，願乞骸骨，蒙

陛下下臣疏，吏部、吏部有沿途調理之請，蒙

陛下俞允，臣得部檄，自謂優游歲月，何恙不愈，

不謂去冬，臣鄉偶發大風，臣冒風疾，誤投補

劑，遂致晝夜發熱，幸投下劑，月餘稍起，又自

謂方春和時，或可入都，以聽黜幽，不謂今春

天寒，視冬猶甚，臣冒寒雨，遂中肺疾，鼻塞聲

重，衄血旬餘，今雖稍愈，然左耳眩鳴，形枯髮  
槁，臣審身相機，自度非用世之器矣。臣查得  
吏部職掌，弘治四年題准，凡自願告退官員，  
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嘉靖十年題准，今後  
內外官員有疾，願告致仕者聽。臣謹以血誠  
上請，伏乞勅下吏部，查臣別無違碍，容臣以  
原職致仕，如謂臣徒負浮名，涓滴無補，願削  
臣職。臣得與田夫野老，詠歌太平，皆

陛下之賜也。臣聞犬馬戀主，葵藿傾陽，物固宜

感激何限

然人獨無心。臣受國家作養再生之恩。掛名仕籍。十有八年。臣豈不欲從容遲回。以圖竭盡。駑力顧身。嬰沉痼之疾。外覺從事之難。臣心灰情冰。萬不得已。而有是請。其所未報之國恩。未酬之洪造。或俟銜結以完宿因而已。萬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附吏部覆本

吏部尚書陳某等爲久病深固調理罔功懇乞天恩特賜休致以全臣節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隨該吏科抄叅本官精忠貫日勁節凌霜聖明早已賜環海宇仗爲砥柱卽嬰微疴不妨靜攝何得因疾便爾乞休

一覆爲公  
敘出履歷  
際遇宛轉  
廻翔無非  
嘆惜

所據奏詞難以遽准。抄出查行等因到部。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添  
註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奏稱久病深固  
調理罔功懇乞休致一節。爲炤本官始成進  
士。以糾故相杖戍瀕死。及

皇上甫親政。卽鑒其忠。取而用之。繼又稍示裁  
抑。而玉成之砥柱。卽署中積至今日。去杖戍  
日十八年矣。蒙召用以來十二年矣。卽調南  
部亦已逾三年矣。懲創日久。蘊藉日深。其感



恩報國之念。正當及時自效。以畢致其忠。卽  
皇上夙昔出諸九次而陶育諸一紀之上者。亦  
當及時敘擢而畢收其用。所據乞休。似難聽  
允。且本官以考滿便道送母還籍。卽有微疴。  
不妨從容調理。合候命下行。令本官稍加調  
理。待痊可起考。臣等仰體聖德。遇有相應員  
缺。酌量推用。伏乞

聖裁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日

給繇比例懇乞天恩疏

南刑部郎中

臣以癸巳給繇再奏乞休隨該部覆未奉綸音臣測跡衡社菽水娛親無復雲霄之想忽于六月二十一日有報臣起陞本部廣西司郎中臣未敢信七月中果見仕籍臣望闕焚香祝謝外臣以樗櫟庸才永甘擯棄倏蒙收用捐糜難報卽當赴任供職緣臣罪惡深重不自殞滅禍延臣母羅氏於本年三月十七日成時病故臣母三日前猶康強無恙緣臣

妻江氏脾疾纏綿。故于本月初九日申時。臣  
母痛。臣妻溫良賢淑。借臣茹荼瘴鄉者。六年  
如一日。兼從臣宦游家居。拮据操作。苦逾田  
婦。不得一食報而卒。感今追昔。心碎魂消。痰  
與氣攻。越日而瞑。一旬之內。遭此重傷。臣自  
分萬無生理矣。念母千辛萬苦。教臣入仕。因  
臣奉職無狀。旣憂臣死。復憂臣戇。繇六望八  
多在憂困憔悴。日度一日。兼之坏土未厝。臣  
只得偷視累息。強顏人世。圖襄大事。謹以原

領給繇公文送部查覈臣查正德五年江西按察司僉事馬慶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歷俸三年報陞前職奏乞請給應得勅命該部查得本官考滿在陞官前止是未經引奏既得陞遷卽係稱職與引奏復職官員一體類題給授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臣又查嘉靖三十年九月內該原任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趙介夫比例乞

要請給原任勅命本部炤例題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准給與欽此臣事例與二臣同  
謹齋沐焚香陳情差義男鄒熹奏聞伏乞勅  
下吏部查臣別無違碍炤例類奏臣以二十  
餘年名點鶴班不得早乞綸綽生爲母壽今  
茲襄事猶得跪申靈几一語褒崇千秋焜耀  
泉臺有知能不啣結臣如未死何論捐軀  
陛下磨礪臣子之機未必無小補云臣非不欲  
從容以俟臣蒲柳之姿不堪摧殘奄奄氣息

罔卜晝夜迄今不言更誰爲臣言者愁顏苦  
心氣結神馳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 日

鄒忠介公奏疏卷之二終